



——轻松破译经典·轻松阅读经典

世界文学名著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下

[法] 亚历山大·仲马◎著 赵志新◎编译

经典 Light 轻 阅读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基督山伯爵 (下)

[法] 亚历山大·仲马 (著)
赵志新 (编译)



第四十一章 急报

知道基督山伯爵已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伯爵来拜访的时候，维尔福先生夫妇回去了，他们正在诺瓦蒂埃的房间里，仆人就领他到客厅等候。维尔福夫人很兴奋，但不便马上见客，所以她就回卧室休息去了，检察官比较能自制，所以立刻就到客厅里去了。但不管他抑制感情的功夫多么老练，不管他是如何想竭力控制他脸部的表情，他额头上仍布满了阴云，所以当伯爵笑容可掬地向他迎上来的时候，看到他如此阴沉和若有所思的样子，感到非常吃惊。“啊哟！”基督山伯爵在一番寒暄过后说道，“您怎么啦，维尔福先生？我来的那个时候，您正在那儿起草非常重要的公诉书吗？”

维尔福竭力地挤出一个微笑。“不，伯爵阁下，”他答道，“在此案中，我是唯一的牺牲者。我被打败了，而攻击我的是厄运、固执和愚蠢。”

“您指的是什么事呀？”基督山伯爵以一种装得很巧妙的关切的口吻说道，“您真的遭遇到什么非常大的不幸吗？”

“噢，伯爵阁下，”维尔福苦笑着说，“我只不过损失了一笔钱而已——不值一提。”

“不错，”基督山伯爵说，“像您这样家境富裕，明智博达的人，损失一点钱是无关紧要的。”

“我并不是因为损失金钱而烦恼，”维尔福说，“尽管，说起来，九十万法郎倒也是很值得遗憾一下的，但我更恼恨的是这种命运、机遇，或不论你怎样称之的那种力量，它破坏了我的希望和我的财产，而且也许还会毁掉我孩子的前途，而这一切都是由一个陷入第二次儿童时期的老人所造成的。”

“您说什么！”伯爵说，“九十万法郎？这个数目的确是令人遗憾的，即使对一位哲学家来说。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是谁造成的？”

【名词解释】

笑容可掬：掬，双手捧取。形容笑容满面。

【阅读理解】

维尔福在伯爵有意识的恭维下，飘飘欲仙，忘了自己是谁。本来非常期望得到遗产继承权，但是却找借口掩饰。刻画出了维尔福虚伪、贪婪的面孔。

“爸爸，我已经跟您谈起过他了。”

“诺瓦蒂埃先生！我好像记得您告诉我说，他已经全身瘫痪，全身动弹不了了？”

“是的，他确实是已全身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您知道，他还有思想和意志。我刚离开不到五分钟，他现在正忙着在两位公证人面前立他的遗嘱呢。”

“要立遗嘱的话，他不是一定得说话吗？”

“他有更好的办法——他可以使人懂得他的意思。”

“那怎么可能呢？”

“用他的那双眼睛。您也看得出，那双眼睛还是很有生气的，甚至仍有足以致人死地的力量。”

“亲爱的，”维尔福夫人此时刚刚走进来，就说，“你可能夸大了灾祸吧。”

“早安，夫人！”伯爵鞠躬说道。

维尔福夫人以最殷勤的微笑接受了他的敬意。

“维尔福先生所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基督山伯爵问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

“说得太对了！”检察官耸耸肩插进来说，“那绝对是一个老头子的怪念头。”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改变决定吗？”

“有的，”维尔福夫人说，“这件事仍完全掌握在我丈夫的手里，那份遗嘱现在对瓦朗蒂娜是不利的，但他有力量可以使其对她有利。”

伯爵觉察到维尔福夫妇已开始在拐弯抹角地说话了，就显示出一副对他们的谈话漫不经心的模样，假装在看爱德华，而爱德华此时正在恶作剧般地把一些墨水倒进鸟的水盂里。

【同步思考】

维尔福一意孤行，要瓦朗蒂娜和伊皮奈男爵的儿子结婚。为什么维尔福想要他们两个结合？

“亲爱的，”维尔福对他妻子说道，“你知道，我一向不习惯在家里玩弄家长特权，我也从不认为上天可以帮我决定一切。可是，在我的家里，我的意愿必须受到尊重，我酝酿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计划，不应该毁在一个老人的愚蠢想法和一个孩子的怪念头里。你也知道，伊皮奈男爵是我的朋友，我们跟他的儿子联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你说瓦朗蒂娜是不是和他串通的？”维尔福夫人说，“她一直反

对这门亲事。如果我们刚才所见到的那一切，只是他们在实现一项早就商量好了的计划，那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夫人，”维尔福说，“相信我好了，一笔九十万法郎的财产是决不能轻易放弃的。”

“可她甚至连放弃世界都舍得呀，一年前，她不是自己提出要进修道院的吗？”

“无论如何，”维尔福说，“一定要促成这门亲事，我主意已定。”

“不顾你父亲的反对吗？”维尔福夫人选择了一个新的进攻点，说道，“那样做后果很严重啊！”

基督山伯爵假装并没在听他们的谈话，但实际上却字字都牢记在了心里。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句老实话，我一向很尊重我的父亲，一方面是出于天性，另一方面是敬重他高尚的道德。父亲这一名义在两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即他赋予了我们以生命，但同时又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主人，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但现在，由于他恨那个父亲，竟迁怒到了儿子身上。在这种状况下，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老人的智力。如果我按照他的怪念头去行事，那就未免太可笑了。我依然尊重诺瓦蒂埃先生，他虽使我遭受了金钱上的损失，但我当毫无怨言地忍受，可我一定要坚持我的决定，将来总会明了是非的。所以我要把女儿嫁给弗兰兹·伊皮奈男爵，我认为这门亲事很适合我女儿，总之，是因为我高兴把女儿赐给谁就可以赐给谁。”

“什么！”伯爵说道。讲这些话的时候，维尔福常常把目光投向他，以求得他的赞赏。“什么！您说诺瓦蒂埃先生不立维尔福小姐做他的继承人，就是因为她要嫁给弗兰兹·伊皮奈男爵吗？”

“是的，阁下，就是因为这个。”维尔福耸肩说道。

“至少表面上是这个原因。”维尔福夫人说。

“是真正的原因，夫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了解我父亲的为人。”

“这就匪夷所思了，”那年轻的夫人说，“但我倒很想知道，伊皮奈先生有什么不好，你父亲竟然这么厌恶他？”

“我想我认识弗兰兹·伊皮奈男爵先生，”伯爵说，“他不是由查理王十世封为伊皮奈男爵的奎斯奈尔将军的儿子吗？”

【同步思考】

为什么伯爵把维尔福的话牢牢记在心上？

“就是他。”维尔福说道。

“哦，依我看，他倒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呀。”

“本来就是嘛，所以我认为诺瓦蒂埃先生只是想找个借口来阻止他孙女儿结婚罢了。老年人对于他们所喜爱的事物，总是很自私的。”

“但是，”基督山伯爵说，“您是否知道这种憎恨是如何产生的呢？”

“啊，真是！谁知道呢？”

“也许那是某种政治上的分歧造成的吧？”

“家父和伊皮奈男爵都是大风暴时代的人物，但我对于那个时代只见识了最后几天。”维尔福说道。

“令尊不是一个拿破仑党吗？”基督山伯爵问，“您似乎对我这样说过。”

“家父是个十足的雅各宾派，”维尔福说，他的情绪不自觉地脱离了审慎含蓄的范围。“拿破仑曾在他身上披上了一件上议院议员的长袍，但那仅仅改变了他老人家的外表而已，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内心。当家父蓄谋某个计划的时候，他倒不是在为皇帝着想，而是为了要打击波旁王朝。因为诺瓦蒂埃先生有这么一个特点——他从来不作那些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计划，而总是力争其可能性，他依据山岳党那种可怕的原则来使那些可能的事得以实现，山岳党做起事来是从不退缩的。”

“嗯，”基督山伯爵说，“我也深有感触，诺瓦蒂埃和伊皮奈先生的个人恩怨缘自政治。伊皮奈将军虽曾在拿破仑手下干过，但他不是仍有着保皇党人的思想吗？尽管大家认为他对皇帝忠心耿耿，但他不是有一天晚上在离开拿破仑党分子集会的时候被人暗杀了吗？”

维尔福带着一种近乎恐怖的表情望着伯爵。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吗？”基督山伯爵问。

“不，阁下，事实正如您所说的，”维尔福夫人说道，“维尔福先生正是怕死灰复燃，才想到要用爱的纽带把这两个冤家对头的孩子联合在一起的。”

“这真是个崇高仁慈的想法，”基督山伯爵说，“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赞美这种观点。瓦朗蒂娜·维尔福小姐成为弗兰兹·伊皮奈夫人实在是可喜可贺。”

维尔福打了一个寒战。他望着基督山伯爵，像是要从他脸上找出他

【阅读理解】

诺瓦蒂埃和伊皮奈先生的个人恩怨缘自政治，因此诺瓦蒂埃反对孙女儿和弗兰兹的结合，同时也是遵从孙女的意愿。一句话，说出了其中的要害。立时情节的加入，延伸了故事的纵深性，使之具有张力和说服力。我们在阅读中，更有代入感。

刚才那番话的真实含义似的。但伯爵粉碎了检察官那种具有穿透力的目光，不让对方在他惯常的微笑底下发现任何东西。

“瓦朗蒂娜失去了她祖父的遗产，虽然这事很严重，”维尔福说，“但我并不认为那桩婚事会因此而受挫。我不相信伊皮奈先生会计较这点金钱上的损失。那笔钱是牺牲了，但我会信守诺言，将来他就会知道，我这个人也许比那笔钱更有价值一些。而且他知道，瓦朗蒂娜有了她母亲留下的那份财产已很富有了。她的外祖父母圣·梅朗先生和夫人又很疼爱她，他们的财产将来十拿九稳地也是由她来继承的。”

“瓦朗蒂娜这样爱护诺瓦蒂埃先生，其实她的外祖父母倒也应该值得这样爱护，”维尔福夫人说，“最近一个月，他们将来到巴黎。瓦朗蒂娜在经过了这番羞辱之后，实在犯不上再继续把她自己当半个死人似的和诺瓦蒂埃先生捆在一起了。”

伯爵听了这番挫伤自私心、击溃野心的话，感到很满意。

“可依我看，”他说，“在讲下面这几句话以前，我必须先请求您的宽恕。假如诺瓦蒂埃先生是因为瓦朗蒂娜小姐要嫁给一个他所厌恶的人的儿子而剥夺了她的继承权的话，那么他不该以同样的理由怪罪那可爱的爱德华吧。”

“对呀，”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无法形容的音调说道，“这难道不是很不公平——非常地不公平吗？可怜的爱德华也像瓦朗蒂娜一样是诺瓦蒂埃先生的孙子，可是假如她不嫁给弗兰兹先生，诺瓦蒂埃先生就会把他的钱全都留给她。再说，尽管爱德华是这一家族传宗接代的人，可是瓦朗蒂娜即使痛失她祖父的遗产，她还是比他富有三倍。”

这一下突击成功了，伯爵听了，再没说什么。

“伯爵阁下，”维尔福说，“以我们家庭的不幸来这样款待您实在太不应该了。不错，我家的财产要赠送慈善机关了，家父要毫无理由地剥夺我的法定继承权。但我依然很满意，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以前曾答应过伊皮奈先生可以以这笔钱获取利息，我仍然要兑现这句话，哪怕我因此弄得自己穷困潦倒。”

“但是，”维尔福夫人又把话头扯回到她脑子里不断转着的一个念头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不幸的事告诉伊皮奈先生，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自动解除他和维尔福小姐的婚约，或许那样更好。”

【同步思考】

伯爵的高兴是因为什么，他是如何挫伤维尔福的自私心的？

【名词解释】

穷困潦倒：穷困，贫穷、困难；潦倒，失意。生活贫困，失意颓丧。

“啊，那样可就太糟了！”维尔福说。

“太糟了！”基督山伯爵说。

“当然喽，”维尔福说，语气缓和了下来。“一桩婚事，谈妥以后再破裂，对女方的名声总是不利的。而且，我本希望消除先前的那些谣言，这样一来，它就立刻又会活跃起来的。不，不行。假如伊皮奈先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男人，他想得到维尔福小姐的心只能比以前更坚决——除非他被欲望所左右，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和维尔福先生的观点一致，”基督山伯爵目光盯住维尔福夫人说道，“假如在交情上讲，我有资格给他忠告的话，我会劝他把这件事立刻办妥的，使它绝无反悔的余地，因为我听说伊皮奈先生就要回来了。我敢保证，假如这件事成功了，维尔福先生一定会名声大振。”检察官站起身来，很高兴听到这个建议，可他的妻子却面色微改。

“嗯，我正是这样想的，我一定接受像您这样的一位顾问的指导，”
他伸手给基督山伯爵说道，“所以对于今天所发生的这事我们只当它从
没发生过好了，我们原先的计划不变。”

“阁下，”伯爵说道，“这个世界虽不公平，但对您如此坚决的意志一定会很高兴的。您的朋友将为您感到骄傲的，而伊皮奈先生，即使维尔福小姐没带嫁妆嫁过去——当然不会是那样的——他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他知道，从此他进入了一个能不惜牺牲信守诺言的家庭。”说完这几句话，伯爵就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了。

“您要走了吗，伯爵阁下？”维尔福夫人问。

“很抱歉，我必须得走了，夫人，我此次来的目的是提醒阁下星期六的那个约会。”

“您怕我们会忘了是吗？”

“您太好了，夫人，可维尔福先生常常有这么多紧急的事要办。”

“我丈夫已经答应过了，阁下，”维尔福夫人说。“您知道，凡是他说过的话，即使在百失而无一得的时候，也从不食言的，况且现在他是百得而无一失，那当然会更坚守诺言了。”

“您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府上请客吗？”

“不，”基督山伯爵说道，“所以您更得赏脸才行，因为是在乡下宴请客人。”

【阅读理解】

维尔福听到恭维的话，心中高兴。伯爵在一点点地瓦解他。事情的发展慢慢进行着，伯爵一点点地构思着他的计划。此时此刻，伯爵还不知道瓦朗蒂娜和莫雷尔的恋情。

“在乡下？”

“是的。”

“在哪儿？离巴黎很近吗？”

“非常近，出城只一里半路——在欧特伊。”

“在欧特伊？”维尔福说道，“不错，夫人曾告诉过我您住在欧特伊，因为她就是在阁下的门前得救的。您住在欧特伊的哪个地方？”

“芳丹街。”

“芳丹街？”维尔福有点喘息地大声说道，“几号门牌？”

“28号。”

“呀！”维尔福大声说道，“那么说，圣·梅朗先生的房子就是卖给您了？”

“它原属于圣·梅朗先生吗？”基督山伯爵问道。

“是的，”维尔福夫人答道，“您相信吗，伯爵阁下——”

“信什么？”

“您觉得那所房子很迷人，是不是？”

“我觉得它很可爱。”

“嗯，我丈夫却非常不愿意到那里去住。”

“真的！”基督山伯爵答道，“那就是您的偏见了，阁下，那样对我很不利。”

“我讨厌欧特伊那个地方，阁下。”检察官竭力控制住自己说道。

“我希望您的成见不至于影响到我和您聚会吧，阁下。”基督山伯爵说道。

“不，伯爵阁下，我希望，我向您保证，我会尽可能地想办法。”维尔福结结巴巴地说道。

“噢，”基督山伯爵说道，“任何借口对我而言都无用。星期六，六点钟，我等着您，假如您不来，我就会以为，唉，我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会认为这座20年没人住的房子一定曾流传过某种阴森可怕的传说。”

“我会来的，伯爵阁下，我一定来！”维尔福急忙说道。

“谢谢您，”基督山伯爵说道，“现在请你们一定谅解，我要告辞了。”

“啊，对了，伯爵阁下，”维尔福夫人说，“您刚才说非走不可，我想，您大概会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吧，只是后来讲到了别的事，才中断了您

【同步思考】

想一想，维尔福听到消息后反映这么强烈，原因是什么？

【同步思考】

维尔福因为想起曾经的往事，心情一定很受影响。可想而知，他心情有多么的复杂。那么，这里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

的讲话。”

“老实说，夫人，”基督山伯爵说道，“我自己也弄不清我是否敢把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告诉您。”

“哧！告诉我吧，没事的。”

“哦，那么，我要去——我本来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看一个有时候我会对它沉思默想好久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一所急报站。现在我已经泄露这个秘密啦。”

“一所急报站！”维尔福夫人重述道。

【阅读理解】

伯爵依靠各种诡异的传说，收到慑服维尔福夫人的效果，久而久之，维尔福夫人对伯爵产生绝对信任，利于伯爵计划的实施。

“是的，一所急报站！我常常在小丘顶上看到它。在阳光下，它那黑色的手臂延伸到四面八方，总使人浮想联翩到那是一只甲虫的脚爪。实话告诉你们，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总要感慨万千，因为我总在心里想：在急报线的一端，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他靠一种万能的意志力，使那些古怪的信号划破长空，把他的意思传达到九百里外坐在另张桌子前面的人。我幻想着在那由灰色的云或蓝色的天空所衬托的背景上，可以看得那些破空前进的怪信号。于是我又联想到天神、地灵、鬼仙——总之，想到了种种玄妙神秘的力量——直到我自己对这种奇思怪想的念头也放声大笑起来。我从不想去对这些有黑色长脚爪的大昆虫作较近的观察，因为我总害怕会在它那石头翅膀底下碰到一个极其严肃、极其迂阔、脑子里装满了科学、玄奥和魔法，充当守护神的小人。可是有一天，有人对我说，每一所急报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年俸仅 1200 法郎的可怜虫，他每天不像天文学家那样研究天象，也不像渔翁那样凝视水波，甚至连观望四周田野的权利都没有，而只是注视着离他十四五里远的另一个人。所以这促使我产生了好奇心，想去仔细看看这种活着的蛹，去观察一下它是怎样从它的茧壳底下扯动这一条丝或那一条丝来和其他的蛹联络的。”

“所以您要到那儿去一次？”

“是的。”

“您要去参观那一个急报站，是内政部的，还是天文台的？”

“噢，不！我宁愿不知道这件事，要是到那儿去，就会有人强迫我来了解它，把他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勉强解释给我听。不，真的！我

希望完整地保存我对有关昆虫的幻想。我只要去见一见那些一知半解、跟我自己差不多的人就行了。所以我不去参观内政部或天文台的急报站。我要寻找的是旷野上的一个站房，在那儿我可以找到一个蛰伏在他的窝里的老实人。”

“您真是一位奇人。”维尔福说道。

“您觉得我去研究哪一条线好呢？”

“现在最忙碌的那一条线吧。”

“您是指西班牙线吗？”

“是的，您要不要弄一封给部长的介绍信，让他们解释给您听？”

“不必了，”基督山伯爵说道，“因为，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了，我并不想了解它。一旦我了解了它，“急报”在我的脑中就不复存在了。它将只是一种自甲地到乙地的秘密信号通信法而已，可我却很想保全我对那只黑脚爪大蜘蛛的全部崇敬。”

“那么，去吧，因为待会天就要黑了，您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糟糕！您说得我着急起来啦！哪一个站房最近？”

“到巴荣纳去的那条路上的那个吗？”

“是的，是到巴荣纳去的那条路上的那个。”

“夏蒂荣的那一站最近。”

“再过去夏蒂荣的那一站呢？”

“我想就是蒙得雷塔的了。”

“谢谢您，再会。星期六我会把我的观察转告你们的。”

伯爵在门口遇到了那两位公证人，他们刚刚完成那件剥夺瓦朗蒂娜继承权的工作，认为完成了一件可以使自己声名鹊起的大事。

【名词解释】

蛰伏：1. 动物冬眠；2. 指人蛰居。

声名鹊起：形容知名度迅速提高。

第四十二章 别墅宴会

本章内容精简概括

基督山伯爵驱车到了蒙得雷塔，并且在山上找到了一座高大的急报站。他到了急报站里面，发现里面的花草树木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很明显这个急报员平时特别喜欢园艺工作。于是伯爵和他非常和蔼地闲聊，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在他登上塔站的时候，用两万五千法郎的代价，诱使他发出一封改变过的急报。这个信息是关于西班牙前任国王卡罗斯越狱的，因为这个消息，腾格拉尔抛售了自己所有的西班牙公债，刚开始还以为是减少了损失，后来才发现因为这个假消息，损失了一百万法郎。

管家贝尔图乔先生把基督山伯爵在欧特伊村的那座别墅完完全全地改造了。根据伯爵的指示，他把这座已经有两百年没有住过人的房子变得充满了生活情趣，里面的各种要求都符合伯爵的需要。这个时候，马西米兰第一个到来拜访，之后就是腾格拉尔夫妇、夏多·勒诺先生以及卡瓦尔康蒂父子和维尔福夫妇。伯爵故意让维尔福挽着腾格拉尔夫人的臂膀。

在享用晚宴的时候，桌上摆满了世界各地的珍奇食物，他们说到了桌上的两条巨大的鱼，而且从夏多·勒诺先生和老卡瓦尔康蒂口中可以得知，这些都是出产于俄罗斯和意大利的鱼，都是饲养在桶里运过来的活鱼。他们都对于伯爵的富有和奢侈惊叹不已。

宴席快要吃完的时候，伯爵主动邀请他们去楼上那个没有装修过的房间去参观，并且还带着一番神秘的解说，这个时候腾格拉尔太太终于受不了晕了过去。之后伯爵又在院子里拉着维尔福和腾格拉尔太太，说出了曾经挖出死婴的事情。

第四十三章 乞丐

夜色愈来愈深。维尔福夫人提出要回巴黎去了，这正是腾格拉尔夫人不敢说的，尽管她感到在这儿很不安。维尔福先生听到他的妻子提出这个要求，就首先告辞了。他请腾格拉尔夫人乘他的马车回去，以便他妻子可以顺路照顾她。而腾格拉尔先生，他却正在兴趣盎然地和卡瓦尔康蒂先生谈话，未曾留意到此种情形。

基督山伯爵去向维尔福夫人要嗅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维尔福靠拢在腾格拉尔夫人的身边，并已猜到了他向她说了些什么，尽管声音低到连腾格拉尔夫人本人都很难听清。他并没表示反对他们的安排，就让莫雷尔、夏多·勒诺和德布雷骑马回去，而让两位太太坐维尔福先生的马车走。腾格拉尔渐渐地喜欢上了卡瓦尔康蒂少校，已邀请他和自己同车回去。

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发现他的双轮车已等在了门口。他的马夫，各个方面都非常像英国式漫画上的人物，此时他正踮起脚使劲拉住一匹铁灰色的高头大马。安德烈在席间一直沉默寡言，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深怕自己在这么多大人物面前会说一些荒诞可笑的话来，所以只是瞪着那双多少有些恐惧的眼睛望着检察官。后来腾格拉尔缠上了他，那位银行家看到这位少校是那樣的盛气凌人，而他的儿子却是这样的彬彬有礼，再想到伯爵如此对待他们，就认定他遇到的是一位带儿子到巴黎来增加阅历的大富翁。他带着莫名的喜悦注视着少校无名指上的那只大钻戒，至于少校，他原本就是一个处处小心谨慎的人，因怕他的钞票遭遇到什么不测，所以立刻把它变成了值钱东西。

晚餐以后，腾格拉尔以谈生意为借口，顺便问到了他们父子的生活状况。父子俩事先已经知道他们的四万八千法郎和每年的五万法郎都要

【同步思考】

伯爵安排腾格拉尔夫人和维尔福在一起，是什么用意，伯爵的做法让你感觉怎么样？

【名词解释】

盛气凌人：盛气，骄横的气焰；凌，欺凌。以骄横的气势压人。形容傲慢自大，气势逼人。

从腾格拉尔那里得到，所以他们对这位银行家的感激之情不知如何表达，若叫他们去和他的仆人握手，他们也会十分愿意的。有一件事使腾格拉尔对卡瓦尔康蒂更增添了敬意或者说是崇拜。后者由于信守贺拉斯那句“处万变而不惊”的格言，所以除了说最大的蓝鳗是哪个湖里的产物以证明他的学识之外，便不再多说一句话，默默地吃完了他面前的那份菜。因此，腾格拉尔认为这桌宴席虽然奢侈，但对于卡瓦尔康蒂来说却如同家常便饭。他在卢卡的时候，多半也常吃从瑞士运来的鳟鱼和从英国运来的龙虾，就如同伯爵吃由富莎乐湖来的蓝鳗和伏尔加河来的小蝶鲛一样。所以他非常热情地接受了卡瓦尔康蒂的这几句话：“明天，阁下，我当登门拜访，和您谈一下有关业务方面的事情。”

“而我，阁下，”腾格拉尔说，“将不胜愉快地恭候您的光临。”说到这里，他就请卡瓦尔康蒂坐他的马车回太子旅馆去，假如他认为不和他的儿子一同回去没什么不方便的话。至于这个问题，卡瓦尔康蒂说，他的儿子已到了相当独立的年龄，他有自己的马车，来的时候就不是一起来的，各自分别回去也没什么。于是少校就坐到了腾格拉尔的身旁，后者则对少校处理经济事务愈加感兴趣了，他允许他的儿子每年可以花五万法郎。仅从这一点上讲，他就可能有五六十万里弗的财产。至于安德烈，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就开始训斥起他的马夫来，因为马夫没把那辆双轮马车赶到台阶前面，而是等在了大门口，使他步行了30步。马夫忍气吞声地听着他的辱骂，左手抓住那匹不耐烦的的马的嚼环，右手把缰绳递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接过缰绳，然后把他那擦得油亮的皮靴轻轻地踩到了踏级上。此时，忽然有一只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那青年回过头来，还以为是腾格拉尔或基督山伯爵忘了什么事，突然想起来，特地赶来告诉他的呢。但前面这个人既非腾格拉尔也非基督山伯爵，而是一个陌生人。那在太阳底下晒得黝黑的皮肤，满脸络腮胡子，一双红宝石般明亮的眼睛，微笑的嘴角，露出了一排洁白整齐的、豺狼一般尖利的牙齿。他那灰色的头上缠着一条红手帕，衣衫褴褛，四肢粗壮，骷髅似的上身，走起路来似乎会喀喇喀喇地发响，安德烈刚开始只看到了那只放在他肩上巨人般的手。究竟是那青年人借着车灯的光已认出了那张脸呢，还是他只不过被那种可怕的样子吓了一跳，这一点，我们无法证实，只能把事实讲出来。只见他打了一个寒战，突然退后了一步。“你找我

【阅读理解】

如此细致的描写，让我们感到这又是一个不速之客。如此外貌描写，符合人物特点，细致刻画了此人的形象，教读者感觉就在眼前。

干吗？”他问道。

“对不起，朋友，假如我打扰了你的话，”那个缠红手帕的人说，“但我想跟你谈谈。”

“你无权在晚上讨钱。”马夫说，并摆出了一个阻挡的姿势以使其主人摆脱这个讨厌的怪客。

“我可不是要钱的，亲爱的。”陌生人对那仆人说，他的目光里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脸上却是一副可怕的微笑，把后者吓得直往后退。“我只想跟你的主人讲几句话，他在半个月以前曾让我去办过一件事。”

“喂，”安德烈说，他强作镇定，不使他的仆人看出他心里慌张不安。“您想干什么？快说，朋友。”

那人低声说道：“我希望——我希望你能让我省点劲，免得我步行回巴黎。我累极了，又没有像你这样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简直有点支持不住啦。”

那青年听到对方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告诉我，”他说，“你究竟要干什么？”

“哦，我想要你请我坐在这辆漂亮的马车里，带我一起回去。”安德烈脸色发白，但没说什么。“是的，”那个人把手插进口袋里，满脸不在乎地望着那个青年人说，“我脑子里有了这么个奇怪的想法，你懂吗，贝尼代托先生？”

一听到这个名字，那青年明显地怔了一下，他急忙走过去对马夫说道：“这人说得不错，我确实曾让他去办过一件事，他必须把结果告诉我。你先走回去吧，进城以后雇个马车回去好了，免得回旅馆太晚了。”马夫惊诧地走了。

“至少让我先到一个隐蔽些的地方再谈吧。”安德烈说。

“噢！这个，我可以带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那缠手帕的人说道。于是他扯住马嚼环，把双轮马车领到了一个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看到他们这次会谈的地方。

“别以为我真的想坐你这辆漂亮的马车，”他说，“噢，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累了，此外我还有点小事要和你聊聊。”

“来，上来吧！”那青年说道。

遗憾的是这一幕没发生在白天，要不然你就能看到这个流氓是怎样

【阅读理解】

陌生人的话，使安德烈脸色发白，“贝尼代托先生”，一个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来找他了。安德烈的假身份被人揭穿，让过惯了富贵生活的他担心，为了维持自己的声誉，他决定听从这个人的话。

重重地往弹簧座垫上一倒，坐到了那年轻高雅的车主身边的，这可是个难得一见的情景。安德烈赶着车向林外走去，一路上始终没和他的同伴讲一句话，后者则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像是很高兴自己能坐上这样舒服的一辆车子。刚过欧特伊的最后一座房子，安德烈就回头望了一眼，确保再没有人能看到或听到他谈话，于是他勒住马，双臂交叉在胸前，对那个人说道：“现在说吧，你为什么要来打扰我的安宁？”

“但你，我的孩子，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我怎么骗你了？”

“怎么——这还要问吗？当我们在瓦尔湖分手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要经皮埃蒙特到托斯卡纳去，但你没去那里，却到巴黎来了。”

“这与你有什么干系吗？”

“何相干？恰恰相反，我想这样一来，我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

“哦，”安德烈说，“你想在我身上搞投机吗？”

“你可真会用词！”

“我警告你，卡德鲁斯先生，你打错算盘啦。”

“哟，哟，别生气，我的孩子。你知道得很清楚，生气的结果总是很糟糕，都怪运气不好，我才会产生妒忌。我原以为你是在皮埃蒙特或托斯卡纳当向导混饭吃的，我真心真意地怜惜你，就像怜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知道，我一直把你叫做我的孩子的。”

“嘿，嘿，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且慢！耐心点呀！”

“我够耐心了，说下去吧。”

“当我突然看见你经过城门口，带着一个马夫，坐在双轮马车上穿着崭新的漂亮衣服时，我就猜你一定是发现了一个矿，不然就是做了一个证券经纪人。”

“那么，你承认自己妒忌了，是这样吗？”

“不，我很高兴——高兴得想来跟你道喜，但因为穿着不十分得体，所以我就挑了个机会，免得连累你。”

“是的，你很会挑机会！”安德烈大声说道，“你在我仆人面前跟我讲话。”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我什么时候能抓住你，就什么时候来

【同步思考】

陌生人叫做什么，他们有什么关系？

跟你讲话。除非你拥有一匹疾驰如飞的骏马，又有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自然滑溜得像条黄鳝一样，假如我今天晚上错过了你，我或许不会再有第二个机会啦。”

“我又没把自己藏起来。”

“可你的运气好，我真希望我也能这么说。可是我必须隐藏起自己，而且我还怕你不认得我——好在你还认得，”卡德鲁斯带着一种不悦的微笑又补充了一句，“你太客气了。”

“说吧，”安德烈说，“你想干什么？”

“这样对我说话可不太客气呀，贝尼代托，老朋友，这样可不好啊。小心点儿，否则你可能有点小麻烦也未尝不可。”

这一恐吓立刻压住了青年人的火气，他驱使马小跑起来。

“你不该用刚才那种口吻与一个老朋友讲话，卡德鲁斯。你是个马赛人，我是——”

“这么说，你现在知道你是哪儿人了？”

“不，可是别忘了我是在科西嘉长大的。你年老顽固，可我是年轻顽强的。在我俩之间，恐吓是不管用的，凡事应该和和气气地来协商才好，命运之神关照我，却讨厌你，难道我说错了吗？”

“那么，命运之神都在关照你喽？难道你的双轮马车，你的马夫，你的衣服，不都是租来的吗？不是？那样很好！”卡德鲁斯说道，眼睛露出贪婪的目光。

“噢！你来找我之前早就了解得很清楚啦。”安德烈说道，愈来愈情绪激动了。“倘若我也像你一样头上缠块手帕，背上披些烂布，脚上穿双破鞋子，你就不会认识我了。”

“你说错了，我的孩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你，谁也不能再阻止我穿得像别人一样整齐了，因为，我知道你向来仁慈。假如你有两件衣服，绝对会分一件给我的。从前，当你挨饿的时候，我可是常常把我的汤和豆子分给你享用的。”

“不错。”安德烈说。

“你那时吃得可不少呀！现在还是那样吗？”

“噢，是的。”安德烈回答，然后大笑起来。

“你刚才走出来的房子是某个亲王府吧。你怎么会到亲王家里来吃

【阅读理解】

把飞速的车比喻成滑溜的黄鳝，巧妙独特，感觉一新。同时表现了卡德鲁斯对富足生活的向往，他来这里，是想敲诈安德烈的钱。坏人遇上坏人，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